

V. 20. 18
第 5 輯

90



金秀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金秀瑶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44109/17
金秀文史资料

第 5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金秀瑶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月

封面题字：**费孝通**

金秀文史资料
(第5辑)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出版：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教育印刷厂
书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内部资料
准印证——第026001号

封面题字：	费孝通
主 编：	陈胡雄
副 主 编：	金玉宝
责任编辑：	赵富金
	覃璐升
	唐 玲
	陶学桂

目 录

- 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费孝通 (1)
- 我是金秀瑶山历史的见证人……………费孝通 (16)
- 为中央代表团录像纪实……………毛文玑 (20)
- 费老为六巷乡教师节题词……………温永坚 (23)
- 金秀瑶山的封闭与开化……………金玉宝 (25)
- 金秀瑶族的《过山榜》……………黄盛全 (33)
- 大藤峡瑶民起义……………蔡 邕 (35)
- 在廖司令身边的日子……………赵富金 (48)
- 随军剿匪散记……………蒋庆禄 (53)
- 团结战斗 击退群匪……………李太和 (56)
- 我国著名科学家辛树帜考察大瑶山……………姜义安 (59)
- 黄云焕先生在瑶山……………赵富金 陈胡雄 (62)
- 陈政委二、三事……………刘保元 (67)
- “瑶山有个林外婆、林妈妈”……………苏志凤 (73)
- 进山初期琐忆……………田德成 (76)

大瑶山西南部建立人民政权初期简况·····	黄通仁 (81)
金秀邮政创办纪实·····	廖华章 (83)
广源兴商号捐资兴学点滴·····	胡占琼 (84)
回忆同益公司·····	王绍祥 (85)
桐木大冰雹·····	罗立贤 (87)
大樟一带的壮族旧婚俗·····	韦松英 (89)
《大瑶山区政协联谊会》的筹备和首届 会议·····	县政协办公室 (97)
开展瑶族史料工作的做法和体会 ·····	县政协 (101)

封面照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于1988年12月18日第
5次访问金秀瑶山，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罗扬摄影)

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

费孝通

(一)

不久前，我又来到了我国南部边疆广西的大瑶山。旧地重游，离开我作为学人类学的学生初访瑶山学习进行民族调查为时已有四十三年了。今昔对照，感慰万千。所见变化之大，我只能用四个字加以概括：换了人间！

世世代代居住在被蔑视为化外之区的大瑶山里受尽民族压迫的瑶族人民，在一九五二年已经建立起金秀瑶族自治县。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后，最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之一。今天这里出现的崭新面貌，无处不在证明，在人民中国，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原来文化水平的高低，一旦摆脱了阻碍着它进步的一切剥削和压迫势力，在亲密团结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都能飞跃前进，在几年、几十年里走完其他民族曾经走了几百年、几千年的路程。

瑶族在旧中国是一个被歧视的少数民族，在很早的年代

里被撵入了南岭山脉的高寒山区。据说，他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还定居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一带的平原上，但是这个具有强烈反抗压迫传统的民族，拒绝反动统治者强加于他们的徭役，宁愿进入深山老林，靠双手开辟自己的家园，保卫自主的生活。有人引用最早见于汉文史书《梁书》里的用来称他们的族名“莫徭”，（不受徭役的意思）来作这个说法的佐证——尽管史学家对此不尽同意，但是瑶族不断受到历代反动统治者所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摧残而被撵入高寒山区的确是事实。

打开地图一看，这段历史也就不言自明。桂东的大瑶山是处在柳江和桂江之间的一个大约有二千三百多平方公里的高山区，海拔最高达一千九百多公尺。四围却是平原或丘陵区。山区边缘尽是几百公尺的陡坡悬崖。我一九三五年初次进山全凭步行，连骑马都不便。老林密箐里的羊肠小径，野草蔓生，不辨道路。我自己就是由于迷路，误踏捕虎陷阱，受伤难行。前妻单身下山觅援，在急流中失足丧生。这固然是偶然的不幸事件，但是瑶族人民世代代就是依赖这种险阻才能孤立自保的事实却并非历史的偶然。整个南岭山脉，东起广东，经广西、贵州进入云南的横断山脉直到印支半岛，高山峻岭里，若断若续地可以见到延绵不断的瑶家村寨。桂东的大瑶山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桂东大瑶山这片幅员较广的山区，高峰插云，山岭起伏，有几条急流从中心向四方外泻。其中最大的是经象县流向柳江的金秀河，自治县即以此得名，称金秀瑶族自治县。沿河有些较平坦的小坝，可以筑田植稻。解放初全山区的水田不过一千三百公顷。大多数瑶民在高山上，刀耕火种经营广种薄收的旱地作物，面积约有六千六百公顷，而粮食生产

却极有限。当时全山区的人口约二万六千人，其中瑶族约占一万八千人。这个较大的瑶族聚居区的人口实际上只占当时全广西瑶族人口近五十万中的3·6%。或是全国瑶族人口的2%。这就可以见到瑶族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了。广西瑶族分散在六十多个县里，多的县有十几万人，少的只有几千或几百人。而瑶族的村寨一般都相隔几个山头。即在大瑶山这个聚居区里，当年我步行入山时，常常一天只能从一个村寨走到另一个村寨。

分布得这样广，又这样分散的瑶族，在语言、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甚至服装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根据这些区别，人们用各种不同的名称来称他们，瑶族中不同的名称全国多至几十种。以桂东大瑶山而言，就有被称为茶山瑶、坳瑶、花蓝瑶、盘瑶、山子瑶等五种。

这许多瑶族集团之间的关系过去也是相当复杂的。在大瑶山里上述的五种瑶民中，前三种分别占有一部分山岭，包括土地、森林、飞鸟和河水，所以他们又统称为山主瑶，或又因他们男子过去都留着长发在头顶打一个髻，所以又被称为长毛瑶。他们住在沿河较平的坝子里，以耕种水稻为主。因此他们可以世代定居在一个地方，用土木结构建筑经久的房屋，聚居成比较密集的村寨。每个村寨大多有几十户人家。后两种不占有瑶山里的土地，他们只能向早已定居在这山区里的山主瑶，讨山地经营以刀耕火种为主的原始农业。他们每年要向山主瑶交租和服劳役。他们过几年又得抛荒另开新地，不能定居必须经常迁移，只能居住在简陋的竹棚里。他们被称为山丁瑶或过山瑶，表示他们既没有土地又是居处不定的瑶民。过山瑶在严重的剥削下，生活贫困。我

初访瑶山时曾住过他们的竹棚，晚上墙缝里寒风袭人。他们吃的是包米和野菜，全家很少有一床完整的棉被，成人连衣裤都不全。

同是被称为瑶族的不同集团间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不免使人联想到这种现象是出于入山先后的原因。后来陆续入山的人们只能在荒山上进行原始的农业生产，受到已经占有较好土地、聚众成寨的集团的排挤和歧视。天上的飞鸟，水里的游鱼都属于山主瑶，过山瑶不准打捕。甚至在山主瑶的村寨的路上，过山瑶都不敢昂首阔步而过。

瑶族集团间的这种不平等，也促使山主瑶本身发生了阶级分化。山主瑶原本有一种传统的石牌制度。一个或几个村寨组织成一个集团，树立一块石牌。石牌上用汉字刻上一些要成员共同遵守的规定，其内容是保卫本集团的利益和特权，维持集团内部的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和对违背这些规定应受的处罚等等——看来这是一种社会公约。每个石牌集团公推一个头人来执行公约上规定的纪律，最初也具有原始民主的性质。在这些小集团的基础上，一层层构成较大的集团，称大石牌和总石牌。总石牌包括了整个大瑶山的瑶族。总石牌集团的头人，过去就被称为“瑶王”。至于这些较大的集团怎样联合起来的问题，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从长期的历史上看去，这种组织在保卫瑶族的生存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石牌制度却也固定了瑶族的内部山主集团和山丁集团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和许多落后的风俗习惯。而且，名义上由群众推选的头人，取得了征收山丁瑶地租和徭役的权力，大多把特权据为私有，用以自肥，在山主瑶中间出现了少数剥削别人的人。这些人掌握了比其他瑶人更多的财富，使山主瑶中间也发生了贫富分化。在贫富分化的过程中，

山主瑶集团本身发生了有一些贫穷的山主瑶向富有者租田耕种的情况，在瑶族中产生了封建制度。这些头人也成了本集团的封建地主阶级。

旧瑶山里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就是这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山内外存在着瑶族和汉、壮的民族矛盾，山内存在着山主瑶和过山瑶之间的矛盾；虽然其实质都存在着阶级矛盾，而这里的阶级矛盾却都通过民族矛盾的形式起着作用。这借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却落实在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上，就是几万个瑶族人民被围困在这个高寒的大瑶山里过贫困落后的生活。这历史事实至少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上，最近在金秀县府附近林区里发现了唐代（公元618—907）钱币，此说如果得到证实可以说明很早的时代已经有人从山外入居此山了。这段漫长的历史进入尾声的最后几十年却经过一段激烈斗争才宣告结束。这段结尾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

在四十年代以前，汉族的统治阶级对瑶族的民族压迫尽管怎样严重，统治势力始终没有直接进入瑶山，也就是说大瑶山里的瑶族尽管内部有种种矛盾，始终保持它作为一个共同体，抵住了外来的直接统治。到了四十年代，统治广西的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停留在这个界线上，而采取了所谓“开化政策”，对省内的少数民族实行直接统治，派汉族官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武力镇压。在桂东大瑶山先后成立“警备区署”和“设治局”，把全山区划成七个乡，分别隶属于七个县，以便“分而治之”；并且利用瑶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勾结瑶族本身的封建地主，加封为乡长，作为统治工具。这些措施，暴露了长期被民族矛盾所掩盖的阶级斗争。在大瑶山里初次发生了过山瑶的抗租斗争，一直持续到解放。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广西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妄图退守大瑶山，等待变天。一九五〇年大瑶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武装占领下，受尽了折磨。这些反动军队无恶不作，到处打家劫舍，抓兵派粮，抢钱夺女，害得瑶族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真是一场浩劫。直到这年年底，解放大军上山进剿，和瑶族人民并肩合力，经过三个月的战斗，终于把国民党残余部队肃清，使瑶山人民重见天日。四十三年前我在大瑶山所亲眼见到的这一章历史到此结束，一去不复返了。我这次重访瑶山，瑶山历史的新篇已经写了二十七年。我带着四十年前的记忆入山，面对经二十七年瑶族人民所写下的新篇怎能不发生“换了人间”的深切感受呢？

四十三年对个人的生命来说并不是一个短促的时间，由壮年进入了老年。这次我来广西提出重访瑶山的计划时，不但听者觉得有点意外，连我自己也为下这决心经过一番犹豫。年近七十的躯体还能爬山越岭千年青时代的事吗？

这种犹豫其实完全是多余的。瑶山已经发生了巨变。这个巨变也许就可以从此说起。这次进山，我乘坐舒适的国产上海牌小卧车，从广西的首府南宁直达四十三年前我始终没有达到的目的地：大瑶山的中心——金秀，一共只化了六个小时。这和我过去步行爬山相比，真有隔世之感。

我们到达金秀已是傍晚，稍事休息，推窗一望，金秀河两岸，灯光点点，有如满天星斗。我有点惶惑，这是我到过的大瑶山吗？主人拉亮了室内电灯，并对我说：“我们水电厂发的电用不完，成了个有待急需解决的问题。”原来，金秀的中心发电厂投产已有一年多，有两台机组，每台发电1600瓩，由于县里用电量不大，现在只有一台在发

电，一台还停着未用。而且实际上由于山岭起伏，山涧急流到处都有，许多生产队都可以用水发电，现实很多已有了自己的小发电机。后来，我们去参观了那个中心发电厂，仰首一望，压力管高高地从山顶上一线下垂，落差有680米。这样的发电条件是罕见的。大瑶山只凭这一个优越条件，就具备了实现现代化的大量潜力。

在这次重访瑶山的日子，我常常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所见到的是实情还是梦境。四十三年前，就是这个大瑶山，一到天黑，黑洞洞的屋子里，只有火膛里的火焰，给你一些照明，如果有必要就得点燃松明（松脂成分很高的松木片，用来点燃照明），这股香味固然好闻，但满屋的黑烟使人眼睛都酸得睁不开来。当时我们带着手电筒竟成了聚集孩子们围跟的信号。而现在家家有电灯，队队有电影，社社有电视，甚至在议议推广电炉以节省用来当燃料的劈柴。

大瑶山得天独厚的何止发电潜力这一桩？这层密叠翠的千峰万岭又是个育林取木的聚宝盆。第二天，我被汽车载到了拔海一千四百公尺的林场上。茫茫林海，一望无际。突然在我们头顶上空，一大捆木材从天而降，落到公路边的木堆上，原来从金秀河里取来的电力正在为伐木工人服务呢！过去，一根成材的木料，要多少人扛着走几天才能运到山外，现在成捆的木材可以由这钢丝吊车从林场提到公路上，装上卡车，运出山外，每年为国家提供了大量木材。而且，瑶族人民也开始用这些木材作原料发展了用机器生产的新工业。即以他们用废料生产的纱锭子来说，竟能供应广西许多纺纱厂的需要。这些工厂目前的规模固然还不小，但在“木材加电力”这个题目下有多少文章可以写得出来！我真难以设想再过十年，这个山区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二)

当晚，我和金秀瑶族自治县的两个领导人，县委书记莫义明和副书记黎升平，一起围坐在融融的炭盆旁边闲谈瑶山的巨变。五十四岁的黎升平是邻县的壮族，一九五〇年这里第一次建立人民政权时，他就是金秀领导人之一。他领导建设大瑶山已经二十八年了。四十岁的莫义明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瑶族干部，毕业于中南民族学院。后者实际上是前者一手带出来的，然而今天后者羽毛已丰，被前者推到第一把手的位置上主持着全面工作。他们两人，莫爽直利落、幽默洒脱，黎则浑厚稳重，情深语简。他们相辅相成，亲如兄弟，真是一个搭配极好的班子。

其实，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到引起瑶山巨变的民族政策怎样落实的具体过程。民族政策里主要的一条就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用少数民族都懂得的话来说，就是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管理民族内部的事。实行了这个政策，才能达到民族平等、团结和进步的目的。在大瑶山里的那样长期受到民族和阶级压迫、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瑶族人民要自己当家作主，发展成为一个先进的民族，首先需要摆脱重重的民族和阶级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全凭本民族的力量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历史上不断发生过瑶族反抗压迫的运动，而这些英勇的斗争，总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以失败告终。最后则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团结了各民族的人民，才有力量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具体到大瑶山来说，就是这样才把盘踞在山里的反动的残余势力彻底肃清的。瑶族人民从切身的经历里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的这条真理。

少数民族要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同样要通过和其他民族团结一致的努力。在平等团结的民族大家庭里，先进民族有责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后进民族。具体地说，在大瑶山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有各先进民族干部的参加。事实上，当瑶山解放的时候，瑶族的党员只有少数几个人，要在民族关系、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大瑶山里建立起以瑶族为主的人民政权，必须有经验的各族干部参加领导机构起辅导的作用。老黎是壮族，他是当时县委常委之一。当我们正在和老黎讨论瑶族干部成长过程的时候，真是巧合，推门进来了一位当时县委的另一常委，这位从外地来的客人是汉族，出生于东北，解放时作为南下工作团的成员来到广西，被派到瑶山来工作。他一听我们谈话，就插嘴说，他入山之初，领导上交给他的任务是要在三年里培养个瑶族的接班人，才能出山。而事实上，他在瑶山工作了有十多年，在这期间他确是培养了不少瑶族干部。他指着莫义明说，他当时还是个小伙子，现在长成了，挑起我们的担子了。

他和老黎一起回忆成立瑶族自治县时，领导干部中只有一个瑶族，而现在九个领导人中有瑶族六人、壮族一人、汉族二人，当家作主的瑶族干部就是这样由汉族、壮族的干部亲手培养起来的。说到这里，这两人相视微笑，微笑中充满了胜利完成任务的愉快。

大瑶山物质上的发展，也是由外面支援所促进的。以上面提到的中心发电厂来说，机器是东南沿海福建省造的，经费是由中央规定对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中拨给的，设计是由广西自治区派人来搞成的，瑶族的技术人员也是在南宁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老黎说，如果这不是一个民族自治县，那就事

受不到这样的照顾和补贴。早年本县的财政收入还不及中央的各项补贴和实物配给，而财政收入的增加也来自由中央补贴而发展起来的企业收入。

这样说来，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发展既然可以依赖先进民族干部的支援和中央财政的补助，继续这样搞下去，不行么？老黎摇了摇头说：“不能这样，瑶山里既然以瑶族为主，那就必须有更多的瑶族干部来参预这地方政权的领导工作，这样才能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的基本政策。同样一句话，由本民族干部去讲，群众就信得过，落实得快。民族区域自治的好处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清楚。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在物质上、文化上要先进民族的支援，那是必要的，但是也必须看到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参预和努力，这地区的建设也是办不好的。而且这地区的发展，对我们国家全面的经济发展也有重大的贡献，这个山区的电力和木材如果大力发展起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取之不竭的源泉，有益于全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番话出之于在瑶族地区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壮族老干部之口是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经验总结，值得我们珍惜。

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建立和发展很明显地表明了瑶族在政治上取得了和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但是瑶族内部不平等的关系是怎样消除的呢？这个问题引出了一段大瑶山解放后动人的历史。

一九五一年，中央派遣的民族访问团抵达大瑶山，对大瑶山的民族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了解了山主瑶和过山瑶之间的矛盾。通过采取协商的方式，建议双方订立“团结公约”，并用原有石碑制度的形式，把公约条文刻在石碑上，各族代表以瑶族最隆重的仪式，在石碑面前喝了鸡血酒，表

示坚决遵守。团结公约的内容主要是放弃特权，自由开荒，减租减息。当时瑶族一致说“汉族和瑶族都讲平等了，瑶族内部怎能不讲平等呢？”团结公约是团结瑶族的及时和有效的措施，通过这个公约之后的几年里顺利地处理了各项重大的民族纠纷案件有一千六百多件，大大加强了民族团结。

但是团结公约并没有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所以并没有基本上解决民族间的矛盾根源。一九五四年开始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占有的土地，分给了近二千户无地少地农民，实际上解决了山主瑶和过山瑶矛盾的经济基础，因为瑶山里所有的地主都是山主瑶，而无地少地的农民大多是过山瑶。经过团结公约的订立消除了民族隔阂。经过几年的宣传教育，瑶族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山主瑶的群众明白了从歧视过山瑶中得到利益的只有山主瑶中的少数人，过山瑶的贫穷落后就是过去被这些少数地主们利用了传统的石碑制度进行民族歧视所造成的。废除封建特权是山主瑶中的佃农和过山瑶共同的要求。掩盖阶级矛盾的民族矛盾的盖子一旦揭开，不同支派的瑶族间的团结也就在阶级的基础上更加巩固了。

在大瑶山里，土改之后紧接着就实行合作化。生产所有制的变革又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在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里，提出了“欢迎过山瑶下山”的口号。许多住在高山上的过山瑶搬到河边来，由原来的山主瑶划出一部分水田给他们耕作。历史上已经有千百年过着山顶上不断迁移和散居的过山瑶，开始定居了下来，聚居在一个村寨。他们一方面感激让出水田给他们的原来的山主瑶的无私协助，加强了相互间的亲密情谊，另一方面在新的基础上鼓足干劲开辟水田和旱地，